



【本草春秋】

做春天的赤子

□高祥

春风送暖的时候，院子里的玉兰花绽开了花瓣，一朵朵凌风跳跃，像一树耀眼的紫色灯盏。

这棵树在楼后长了十几年了。邻居当初栽下它的时候，我还过去搭了把手，一起去墙角搬来碎砖，一起垒边，筑起了一块一米见方的园圃，算是它的专属领地。当时还猜测过它的花色，直到第二年，这棵不足一人高的花树开出了十几朵紫色花朵，才知道它是紫玉兰。

玉兰树刚移过来几年，主人照料得勤，时不时给它浇浇水，施一点儿肥，树木长得飞快，树形看上去也颇为顺眼。后来邻居搬家，小区又没有物业，它被留在原地，没人管乏人问，变成了“没娘的孩子”。因为背阴，加上土地瘠薄，十几年了它也没长过一层楼高。平日里，它缩着身子，不显山不露水地躲在楼后，一年中只选在春天的几天时间里，绽放一树芳华。

每天我下楼的时候，都会从这棵玉兰树边走过。从秋天各种树木落光叶子、闪出一片空荡荡的院子开始，玉兰树就捧出一堆瘦小的毛桃，向着世界招手。寒冬腊月，枝头上的这群毛桃越见干瘪，颜色渐深、绒毛渐长，在寒风中愈加明显得憔悴了。风雪来时，树裹银装，雪压枝头，将这些沉睡的芽苞彻底封印起来……

直到天气转暖，玉兰树的枝条舒展开来，枝头上深褐色的小毛桃逐渐伸长成一个个毛茸茸的毛笔头，蘸着阳光在春风中涂鸦……暖风把冬装一层层剥走了，玉兰树的花蕾也从褐色变为灰棕色，然后再由灰白逐渐转青。毛笔蘸的墨汁越来越浓，笔头拉长、膨大、越来越饱满而富弹性，颤立在光秃秃的枝头上挥毫泼墨。

它在风中挥洒，起收提点，轻重进退，抑扬疾徐，龙飞凤舞。实虚浓淡、一撇一捺间，逐渐从严紧瘦峻的柳体改为丰满圆厚的颜体，继而笔畅墨饱，奔放洒脱，兴之所至竟把笔头都甩落了——露出一丛丛裹着紧身衣的粉紫色花苞！

似乎刚刚从睡梦中惊醒，这些花苞轻轻地伸个懒腰，舒展一下腰肢，又在枝头上打起了盹儿。连续六七天，我每天出门，都能注意到她们慵懒的妆容。她们有的睡眼惺忪，随风摇晃；有的垂眉低首，含羞浅笑；有的环抱双臂，傲然俏立；还有的左顾右盼，欲言又止——在背阴的角落里，在乍暖还寒的风里，她们似乎被施了定身咒，立在树枝上入定了一般……

那几天，坐车从历山路经过，我看到路两侧有很多玉兰树繁花盛开了。先是在东仓，那里一溜有十来棵玉兰树，透过车窗看去，一大片白色的花朵在空空的枝丫间招展，像一群粉雕玉琢的蝴蝶绕树飞舞。树下，花瓣落了一地，有许

多老人踩着凌乱的花毯，在健身小广场上晨练。

之后是在水利厅对面的宿舍区，一棵紫玉兰挨着院墙在楼前熠熠生辉，硕大的花朵如一个个紫红色的琉璃灯盏，一层层摆满树头，有的舒张飘逸，有的娇容半掩，有的粉紫相间，有的浓淡错乱，像一团绚丽的朝霞兀自在氤氲蒸腾。

再后来是在胸科医院门前，那里几棵玉兰树正竞相绽放，争奇斗艳。白的如雪如玉，晶莹剔透，纯净素雅；紫的如锦如霞，明艳娇美，绚丽奔放；粉的如晕如翼，羽衣霓裳，俏丽灵动——每次打那里经过，我都会盯着这些玉兰花观望许久。

听说，百花公园的玉兰花都灿烂成了一园云霞，吸引了众多游客前去打卡。甚至，路边的很多樱花都花市开张了，而我住的院子里，那棵玉兰树还在痴痴地含苞待放呢！

我从树边走过，我能听见她们的窃窃私语，我能看见她们在临风梳妆。地上，脱落下的小小毛桃壳还在，像春风剪掉的片片绒衣；树上，一丛丛花苞依然心不在焉地在枝头伫立——这些欲言又止、守口如瓶的花骨朵，难道忘掉了与春姑娘的约定？

直到有一天，早上我下楼去，刚走出门就被玉兰树的一身盛装惊艳了！似乎一夜之间，满树的花儿都怒放了，上百朵深浅浓淡的紫色花盏花瓣舒展，娇艳夺目，层层叠叠，缀满枝头——低处的花瓣微卷、莹润通透，中间的紫盖擎空、饱满端庄，顶端的优雅舒张、傲视群芳，花形缤纷舒卷、千姿百态，花色紫粉交叠、千变万化，共同在楼后的晨光里演奏一曲春意盎然的乐章。

好像是约好了似的，这些硕大的花朵傲立在深褐色的秃枝上，娉婷婷婷，熙熙攘攘，在小小的院落里一起吐露清雅的芬芳——这样的集体歌舞一直热闹了四五天才作罢。然后，在一个无人知晓的春夜，突然又剧终谢幕，零落一地……

就像一场做了许久的梦，一不留神就梦醒了。在梦里，曾经有春天的孕育，有盛夏的丰腴，有秋天的萎缩，有严冬的痛楚；在梦里，还有几缕照不进的阳光，还有一方逃不掉的营地。好不容易醒来，还要歇一歇脚程，蓄一蓄力量，喘一口气，定一下神，努力攒足了劲儿，才厚积薄发，展现最璀璨的容姿。

这样一棵困在角落、无人问津的玉兰树，都能不管不顾、拼尽全力，不抱怨，不攀比，望春而发、灼灼其华，人生天地之间，又有什么理由虚掷内耗呢？

天高地阔，逐日追风，纵横驰骋，时时处处皆是春天。像玉兰花一样，去做一个春天的赤子，追随生命的指引，遵从自己的内心，专心致志，做好当下，相信每个人都会绽放独一无二的光彩，收获独属于自己的一树春花、一处繁华……

□李恒昌

暮春午后的阳光如融化的金色蜜蜡，沿着“泰山行宫”的飞檐缓缓流淌，将檐下的石狮子晒得也有一颗火热的心。踩着青石板上班驳的槐影前行，忽有甜香撞进鼻腔——百年古槐的花簇，光影簌簌摇进香炉，与碧霞元君案前的檀香辉映成一缕青白烟雾，在风铃的轻晃中拧成螺旋波纹。檐下的二十四孝砖雕里，“卧冰求鲤”的孝子膝头覆着薄尘，冰面裂痕处却凝着深褐色的斑痕，触感粗粝如结痂的伤口。这是当年日军炮火灼穿墙体时留下的一片伤痕，“孝”字起笔处可以窥见某些踪迹，像历史不慎滴落的墨点。

绕过扶风堂的月洞门，弹孔墙前正上演一场肉搏巷战的铁血悲剧。密集的枪声撕裂午后的静谧。穿军装的年轻人，发出惊天地泣鬼神的怒吼。战士们后背的“中国”二字应该是用朱砂写成，刚毅无比的神情、寒光闪闪的兵器、闪电霹雳般的勇气，真切写照什么叫真正的巷战，什么叫真正的肉搏，什么叫一个民族永远砍不折的骨头。

演出结束的掌声里，扮演连长的青年摘下军帽，露出被汗水浸透的短发。他蹲在墙根喝水，喉结滚动时，我看见他后颈新生的绒毛，像极了战地照片里那些十七八岁的士兵。

来参观的学生们围在弹孔墙前，黄蓝相间的校服在阳光下滚动如浪。戴眼镜的男生将手掌按在凹痕上，指尖陷入孔洞的瞬间，睫毛剧烈颤动——那是一个机枪弹孔，恰好容得下少年纤长的无名指。“像不像月球表面？”短发的女孩举起手机拍照，镜头里，弹孔与她发间的水钻发卡形成奇异的对称，仿佛将战争与和平的切片并置在一起。

扶风堂的雕花门前，阳光透过木格窗，在“渔樵耕读”砖雕上织出格子状的光斑。扎马尾的女孩忽然指着“耕”的图案，书包上的卡通挂件随动作轻晃：“看！这蓑衣和我爷爷当年编的一模一样！”她的指尖掠过砖雕上的稻草纹理，袖口的荧光绿反光条与当年的鞭子形成鲜明对比。

远处运河上，一艘乌篷船正缓缓划过。船老大的蓑衣在风里起伏，与砖雕里的农夫形成跨越时空的镜像，仿佛农耕文明的两端，在台儿庄的巷陌里悄然握手。

暮色浸染运河时，游船姑娘的印花旗袍在光影中闪烁，在船尾摇出一河诗情画意。她的嗓音裹着诗气，歌声温暖如玉。木桨切入水面时，她说：“这水底下沉着六百年的大运河故事。”

灯笼的光晕里，复兴楼的七层飞檐依次亮起暖黄的灯，檐角铜铃被风扯出细碎的颤音，与橹声合奏成起伏的音阶，像运河在哼唱摇篮曲。

古楼下的空地上，打铁花的“非遗艺人”正用长柄勺搅动熊熊燃烧的炭火。赤裸的脊背闪着满当当的红光，每一尊脊背都跳动着如歌的火星，像生机勃勃的岩浆。首先是动人

心弦的旋转铁花，显然使用了第一宇宙速度，比高铁还快，比流星还亮，让观看者不肯眨一下眼睛。

当第一勺铁水泼向夜空，全场呼吸骤停——铁水在高空绽开，先是凝成金色的牡丹，花瓣边缘挂着未凝固的铁珠，继而碎裂成万千流火，如星子坠向人间。火星落在水面的瞬间，发出“滋滋”轻响，腾起细细的烟雾，像无数微型烽烟，在运河上编织银河般的锦绣。

“这铁花，过去是给龙王看的，也是慰藉英魂的。我们打的是铁花，更是一种铁血精神。”“非遗艺人”往炭火里添加铁屑，火星反射在他沟壑纵横的脸上，“这些火星，假若落到弹孔墙那儿，就不会走了。”顺着他的目光望去，依稀看见几点火星果真停留在墙面凹痕里，像被吸进时空的漩涡，顿时感觉那些弹孔竟似重新燃起火光，成了历史的瞭望孔。

当铁花散尽，游船姑娘的歌声再次响起：“微山湖哎，阳光闪耀，片片白帆好像云儿飘……”嗓音甜美，尾音颤得像橹尖划过水面。

同行的摄影师始终举着相机，定格一个个不舍的画面。在他的取景框里，那漫天的火星，仿佛将整个宇宙的星光都收藏起来。远处的弹孔墙在灯光中明明灭灭，与镜头里的画面重叠，形成双重曝光的奇观——这边是跳动的铁花，那边是静止的弹孔，共同构成关于毁灭与重生的视觉画卷。

夜晚的运河像一匹被揉顺的锦缎，我们的心任由小船漂荡，不再摇橹。远处的灯火倒映在水面，碎成千万片鎏金，偶有夜鸟掠过，衔走一两片光屑。忽然听见自己的心跳与运河的波声竟然一同共振。再次经过弹孔墙时，墙面被灯光洗成银灰色，弹孔成了均匀分布的星群，而我们成了仰望星空的人。

运河的风裹着香樟树的气息扑来，带着水汽的凉与炭火的暖，在飞檐间穿梭时，檐角的铜铃忽然齐鸣，仿佛整个古城都在轻轻震颤。那些曾被战火灼伤的砖缝里，不知何时长出了青苔，在灯光下泛着绿意，像历史的伤口上开出的花。

一座千年古城，仿佛运河与战火共同书写的寓言：水的柔波里藏着千年商道的韧性，火的淬炼中锻出民族不屈的骨血。

当我用手掌触轻轻摸古城的大门，好像忽然懂得，真正的文明从来不怕破碎——就像雕像裂纹里的金粉，弹孔里长出的青苔，铁花坠落时仍在燃烧的星芒。破碎从不是终点，而是让光透进来的缝隙。

运河水汤汤东去，带走了硝烟与繁华，却留下了这片土地的魂灵，迎来了一个又一个春天。在水与火的交界处，台儿庄古城站成永恒的姿势：一半是水的温柔怀抱，一半是火的炽烈心跳；一半是上善若水的德行，一半是自强不息的品质，而中间，是无数人用鲜血与汗水织就的、永不褪色的每一个崭新的黎明。

【行走齐鲁】

触摸千年古城的魂灵

